

南坂，是我出生的村子的名字。“坂”者，坡也，“坂田”指地势较高的水田。这里水田确实处于高地，北边小漳湖的人望南坂走，就说“往高头去”。

村名写作“南坂”，但大家都读 fàn，现在村名写成“南阪”了。“阪”指大片田地，也通。

1990年春天，我在村里四维山中学教书。黄昏，我改完作业，在宿舍里随便翻书。曹老师来了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他拎着一只空的竹篮子问。

其时，我读的是漓江出版社高慧勤译的《雪国·古都·千鹤》，这是刘硕良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之一，朱红与淡黄交错的封面。

“哦，我知道，川端这个人，他这一辈子，手上过多少女人啊。”

我没想到他这样说话，什么叫“过过”啊，觉得有些被冒犯，虽然我跟川端并无关系。不过，他接着背出了下面这段话：

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划道时，不知怎的，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。他大吃一惊，几乎喊出声来……外面昏暗下来，车厢里的灯亮了。这样，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。

镜子的衬底，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，镜面的映像同镜底的景物，恰像电影上的叠印一般……尤其是姑娘的脸上，叠现出寒山灯火的一刹那，真是美得无可形容。

背完，他说，我到镇上去买鱼，拎着竹篮子便走了。

我坐在那里，想，这算什么一回事呢？我非常喜欢这部小说，不知读了多少遍。每个人，喜欢或者不喜欢川端，都可以评价这本书，也可以评判作家本人。但我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角度。但他一定也是喜欢川端的，不然不会如此流利地背出那段话。

对日本文学感兴趣的人，都会喜欢川端康成吧。未到过日本的中国人，如果接触过日本文学，多半会从川端的笔下认识日本。

我到日本，选择了一条相对冷僻的路线，路线上有川端的出生地大阪、童年生活的地方茨木。《雪国》的背景地新潟在东线，这次去不了。

我来的时候正是漫天大雪，原野上积满了厚厚的一层。从车上看远处的青山，高高的云杉都成白头翁了；少雪的地方，枝杈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。奇怪的是一面飘雪，一面却是晴朗的天气，蓝天白云，空气透明，汽车在雪原上奔驰，迎着太阳看漫天的雪花

飞舞，电影《雪国》里那种凄凉哀伤的气息荡然无存。

从名古屋到金泽、富山，路上很少车辆，景点也极少游人，见到一两个，真有庄子所说的空谷足音之感，虽然并不熟悉，也不知人家来自何处，说哪种语言；彼此擦肩，才知道美好的风景里，有一些人类的影子才好。不过，洁净的街道，竹木的栅栏，南天竹鲜红的果实，门头系的一只没有去掉苞皮的玉米，阳沟里清澈的流水，总是让人一下子忘记身在何处。或许，没有嘈杂的人声，也是好的。

川端生活的时代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我读日本文学，给学生讲《花未眠》，探讨“侘寂”“物哀”这些玄妙的词，每个字都能解释，解释完了自己也不得要领。这次到白川乡合掌村，似乎体味到了一二分。

村名合掌，是因为这里雪大，为了御寒，屋顶用尺把厚的稻草层层铺盖压实，屋顶呈六十度的尖顶，如两手合掌，方便雨雪及时滑落。不过，我眼前所见，每家屋顶仍存积雪，足有一两尺厚，像厚厚的棉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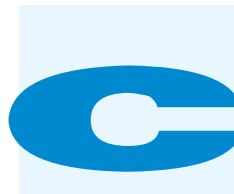
村子后面是几百年的古松，大雪封山，山后阒无人迹。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，灯火昏黄，积雪映照，小路明亮、安静，说不出的寂寞。这寂寞恰到好处，它透明、清澈，不阴晦，不沉闷。我想彻夜走在覆满积雪的村路上，单是听积雪在鞋底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就是一种享受。抬头看古松树皮皲裂，树干高大挺拔，黛色的群山连绵起伏，村子后面有多少古树啊。住在茅草房子里，对着后窗看这些松树，才知什么是侘寂。

我小时候住过这样的房子，只是稻草远没有这么厚，屋顶没有这么尖，墙是土砖，屋顶是稻草，床板上铺的也是稻草，然后才放上垫絮和床单。室内一灯如豆，室外雪落无声。我小时候很多时光跟祖父母一起住，两个老人一天说不了几句话，五六岁，在故乡的油灯下，我也曾感到了最初的寂寞。

川端在大阪出生，父母早亡，在茨木的祖父母家长大。

这天晚上，我从京都到了大阪。在心斋桥，我找回了在上海的感觉，耳畔不时传来普通话，街上还有穿着花被单的东北女人大声招徕顾客。

心斋，出自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，也是一个很难懂的名词，大概意思是凝寂虚无，这条人流摩肩接踵的商品一条街，居然以“心斋”命名，令



月光城 随笔

从南坂到大阪

冯渊

人不觉莞尔。我从合掌村来到这里，享受了另一种自在。在人海里，我是一滴水，融在人的声浪和人的气息里，我也能感到安宁。五洲四海的人，说着我不懂的语言，美的丑的，老的少的，散发出各种气息，我沉醉其中，如鱼在水。以“心斋”命名商品街，大概也是为了祛除人的分别心吧。

尘世的生活大抵如是，热闹，奢侈，追欢逐乐。酒屋坐了坐满了人，烤肉店坐满了人，药妆店里挤满了人，在店堂内盘桓不忍离去。

川端似乎与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完全无涉。我很难从眼前火热的生活里找到他小说的影子。他作品中的国民品质、生活风习一定还在某些地方存留，可惜我只是一个潦草的观光客。

然而，我还是执着地想去接近他。

从下榻的酒店换乘两班地铁，先找到了天满宫。天满宫供奉的是菅原道真，他是平安时代的学者、诗人和政治家。后因谗被贬，郁郁而终。他死后，天皇修建了天满宫纪念他。

天满宫庄严华丽，据说每逢升学考试，就有大批人前去参拜。这情形我很熟悉。如果能靠参拜获得好的回报，我愿意现在就将两个膝盖捐出去。

离天满宫不到五十米，一所居民楼下，一个极小的园子，参差的绿植下铺着白石子，中间一块石碑，上书“川端康成生诞之地”八字。125年前，他诞生在这里。名满天下之后，这所房子还保留着，后来，拆毁，院落不再，留一个小小的园子。这个国家的升学考试要考作文，难道不应该到这个石碑底下多拜拜吗？

川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年我刚出生；我在故乡的茅草房子里感到最初的寂寞时，他主动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我在南坂开始阅读川端的作品，遥想他笔下精细微妙又不免凄美绝望的世界，我对他笔下复杂的情感，特别是他观察和描摹情感的方式特别感兴趣。他本人有怎样的爱情婚姻，他与多少女人有过瓜葛，根本不在我关注的范围。

阅读经典也会带来一些游览的障碍。你读了路遥的作品，到陕北旅游，你很难找到刘巧珍。当然，你想深入了解一地的文化风习，肯定能从文学作品刻画的人物

形象里找到对应。但作为一个浅薄的观光者，你不太可能在这里找到驹子、叶子，千重子、苗子。

“小红书”说，你可以在排屋和茶馆里坐坐，观看舞伎表演，领略平安时代的韵味；你可以吃吃寿喜锅，涮涮和牛肉，品尝一下京都的抹茶，感受一下江户时代的美食。可惜我青少年时代在南阪读了太多川端康成的作品，总是妄图从他的笔下认识眼前的世界。

我是一个偏执的喜欢他的读者，在凡是与他的气息有关的地方停驻一下。我坐在他的出生地旁边，腊月十八的月亮从这条大街尽头的天空照过来，这是一条背街，没有一个行人，月亮毫不吝啬地将光辉投注在这块石碑上。

银河犹如一大片极光，倾泻在岛村身上，使他感到仿佛站在地角天涯一般。虽然冷幽已极，却是惊人的艳丽。……岛村蓦地想起几年前，到这个温泉村与驹子来相会的途中，在火车上看到叶子的脸在窗上映着寒山灯火的情景，心头不禁又震颤起来。一刹那，仿佛照彻了他与驹子共同度过的岁月……当他挺身站住脚跟时，抬眼一望，银河仿佛哗地一声，向岛村的心头倾泻下来。

川端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与虚无体验，早就成了过去式。但是，心斋桥上汹涌的人流里，一定还有人怀着和驹子一样的苦痛，还有人和岛村一样在爱的绝望里挣扎。只是，游客不会留心这些，他们关注热闹的、开心的事，物哀、侘寂，只是打卡、发朋友圈的文案。

南阪教书期间，我在《安庆日报》“读书”副刊发表过一篇《青春初看〈临终的眼〉》。川端写《临终的眼》，认为一切行为都是徒劳，只有那转瞬即逝、濒死的东西才具有无法形容的美。一切繁荣闹热或者枯寂单调，如果自“临终的眼”看，就都是难得的美好了。我二十来岁从这篇文章看到了什么，已想不起来。

大阪的“阪”是“坂”的异体字，汉字规范书写后，“阪”字在现代汉语里基本不用了。从南坂到大阪，隔了三十多年、几千里地，我在大阪川端出生地的纪念碑边坐了很久，想：要用怎样的眼光和心境，才能看到生存的意义呢？

2024年1月30日写于大阪，2月11日改于南坂